

· 文保单位 ·

## 安岳卧佛院卧佛刻经与题记

曹丹

安岳卧佛和刻经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群众的浓厚兴趣，报刊杂志相继刊载了介绍文章和论文。为了便于专家、学者对卧佛和刻经的研究，为此，特将发现经过及笔者的粗浅见解叙述如后：

1982年3月，四川省文物鉴定组在安岳县鉴定文物工作中，笔者获悉县属八庙乡可能有摩崖石刻的消息后，在领导的支持下，即会同地、县有关人员和县文物工作人员一道，于3月19日到达了县北三十五公里的八庙乡调查，在毗邻三县交界较偏僻的卧佛沟卧佛院归址，查明了被人们遗忘而沉睡千余年的摩崖造像和刻经。

卧佛沟是个长形的山沟，全长八百六十五米，沟宽约百米，南北对峙着十余米高、数百米长的崖体，山势雄伟而秀丽，石质为红色细砂崖，石质坚硬而细，质地较佳，宜于雕凿。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八载：“眉之秀以水，阆之秀以山，普之秀以石，故称石秀”。古代的雕刻艺术大师们，选择了普州（安岳）拥有优质石料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艺术创作，从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为了进一步查明卧佛沟的文化内涵，省文化厅在这里办了全省的第一次石刻拓片技术训练班，既培训了专业技术人材，又达到了调查的目的，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工作。

卧佛沟的南北崖体共凿有138个龛窟，其中佛教摩崖造像大小84龛计1593尊。雕刻佛经15窟、宋碑1窟、未刻经文的38个

空窟。造像的内容有：一佛二僧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僧、一佛二菩萨、一佛、一菩萨、二菩萨和飞天、供养人、佛塔、经幢、兽类以及花草等。这些摩崖造像多数较为完好，但也有部分受自然剥蚀和人为的破坏，如第56号龛、57号龛和58号龛的25厘米高的深浮雕佛像35尊的头部均属人为的破坏，可清晰地看出它体态端庄，衣纹简练，刀法流畅的风格。又如70号龛的一佛二僧二菩萨二力士造像，佛座为须弥座，背光后左右刻浅浮雕双菩提树，它与我省广元千佛崖的同一类型龛相似，从雕刻的处理手法看也颇类同，龛的高宽各2米成方形龛，佛和菩萨体态端庄肃穆，造型优美，面容慈祥，比例匀称，刀法流畅，衣饰线条简练而质感较强，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美感，是我省唐代石刻艺术的又一佳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位于北崖中部极为显著的崖体部位，雕刻的一躯巨型的释迦牟尼左侧卧造像，是这里的群雕中具有典型性的珍贵的石刻艺术品。

释迦牟尼左侧卧造像为坐北向南，头东脚西，全长23米，头长3米，侧卧于离地表5米的崖体中部，头螺髻，面部秀丽，双目微闭，眉间有白毫相，仪态端庄，双耳带圆形花卉耳环，头枕莲花枕，身着袈裟，袒胸，双手自然直伸于左右侧，赤双足，表露出情绪安详，肃穆，体态的修长又配以线刻衣纹的丝绸质感的柔和，这简练而明快的造型，充分显示出古代雕刻大师们的高超技艺。

佛的腰部雕凿弟子阿难陀的面壁圆雕像一尊，高3.4米。佛的头部和脚部，分别雕

造高浮雕力士站像各一尊，健壮的体型，突起的肌肉，勇猛而雄健的形态，给人们留下的威严而不可侵犯的武士形象，这应是一组造像。

佛的后壁刻造一组高浮雕，中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造像，身着袈纱，左手置于膝部，右手举至胸前。佛的左右分前后两排高浮雕造像；佛的左前排刻三弟子一菩萨；右前排刻四弟子一菩萨。后排佛的左侧为迦叶，右侧为阿难；迦叶之左刻四像，阿难之右刻四像，其形态有的手作法式；有的项挽巨蟒；有的挽发髻，背光浮雕龙纹或者头戴盔，身着袍，有的左手举日，右手举月，或持如意，有的面目狰狞，头戴发冠，形态各异，神情逼真而庄严，这八尊雕像应为八部众造像。这一组造像是很明确刻的是：一佛、九弟子、二菩萨和天龙八部组成的世尊讲法造像。<sup>①</sup>

综观四川众多的佛教石窟艺术中，雕造释迦牟尼左侧卧形态的造像和在—组像中刻九弟子形像的尚属少见。

安岳卧佛发现后，杂志和报刊相继发表了不少的论文，他们对这尊左侧卧的释迦牟尼造像论述为“涅槃”或“涅槃变”，对九弟子在—组造像的原由，也未述及。笔者对这两组造像提出粗浅的看法。

根据佛经记载，造释迦牟尼涅槃像，应该是：“北首右肋卧，枕头累双足。”、“临般涅槃，入诸禅定，示诲众已，于七宝林，右肋而卧，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sup>②</sup>据我们所知，凡是造释迦牟尼涅槃像，都是按此形像雕造。而安岳卧佛造像则不合此制，佛的造型是头东足西，面南背北的左侧卧造像，何况这里又不雕象征佛涅槃的双婆罗树。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不是释迦牟尼涅槃时的形像。为了考其究竟，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和资料，记载佛陀最后的旅程，佛陀在摩竭陀国王舍城，时间是佛陀逝

世前大约六个月（公元前487年8月），他召集住在王舍城的人们，他最后的讲话说：“此果很大，禅定兼带正行的利益很大，智慧兼带禅定的利益很大。具有这种智慧的心，不受迷醉，解脱情欲，不贪着生命，没有妄想和愚痴。”

他然后由阿难陀伴随出发。根据他采取的路线来判断，他的意图是最后到舍卫城去。这是他常常居住的城市之一。道路不是直线的，而是向北方伸延，然后沿着山麓前进，因而可以在河流源头附近渡河，便于涉水。从王舍城出发，沿途中止站有那兰陀、波吒厘弗多罗、吠舍离、毗陀伽摩、波伐、拘尸那、迦毗罗卫、舍多弗耶、舍卫城。当时雨季已经开始，佛陀停留在吠舍离附近的贝鲁伐村中，身患重病。在途中停歇三次以后，到达波伐河边芒果林中，释迦牟尼继续行走又极为困难，阿难立即给师父铺好行装，佛陀便挪动着身体，向左侧卧着躺下来，他的脸异常平静的情景。这就是雕凿释迦牟尼左侧卧造像的根据。<sup>③</sup>

当佛陀到达波伐河边芒果林中休息时，有一个托钵僧须婆陀，得悉佛陀就要死去的消息后，而他昔日积下来的宗教疑点，便在脑海里翻滚起来，他想在这个世上，出现一个真佛是罕见的事，他相信这位乔达摩能消除他心中的疑虑。于是，他赶到了波伐的芒果林中，拜见了释迦牟尼，并向它提问。释迦牟尼耐心地讲解了所提的疑问，还给他讲了《八圣道修行经》，并告诫他只有这样进行修行之后，才可以取得一到四等罗汉果位。<sup>④</sup>这就是释迦牟尼最后收的一个弟子的情景，按照佛教礼仪，在这里只刻九弟子，就是根据佛教史而雕凿的。

佛教是属多神教，其神系之庞杂，神祇之繁多，是其他宗教不能相比拟的，又善于把别的教所崇拜的对象吸收进来，置于自己的范围内，从而提高佛陀的地位，其中如

“天龙八部”的释天、释龙、释夜叉、释乾闥婆、释阿修罗、释迦楼罗、释紧那罗、释摩睺罗迦。这些都是从古印度的婆罗门教系中，吸收入佛教系统来的护法神。<sup>⑤</sup>

在这长约一公里的南北崖壁上，除摩崖造像龛外，还凿就 54 个洞窟，除 38 个洞窟尚未雕刻文字外，其余 16 个洞窟，除一个洞窟为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雕刻的《诫誓贼盗火烛除邪崇神碑》外，15 个洞窟均系唐人书写雕刻的佛经和敬爱寺经论目序，这些唐代刻经中，还留存下来不少的题记，个人或家人的姓名，他们有的为了前程，有的为保平安，有的为了康宁或祈祷来生；也有的为了弘扬佛法而贡献功德。它与雕凿佛教造像的性质大体相同。

从刻经情况看，有的刻了完整的一部经文；有的仅刻部分章节；也有的经文是重复雕刻。

这些经窟雕刻的内容有：《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和《法华经》、《妙法莲华经》、《佛名经》、《佛说灌顶随顺往生十方净土经》、《大般涅槃经》、《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说偈多罗般若波罗密经》、《佛说阿弥陀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禅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光明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十六部佛经。卧佛院总编第 46 号经窟编号第 5 号的左壁刻《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计划 9834 字。据史载，大敬爱寺建于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657 年），静泰于龙朔三年（663 年）写经论目序，次年，麟德元年（664 年）奉勅撰《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五卷。在这里仅刻唐代高僧静泰撰写的经论目序，从其中可知当年大敬爱寺藏经是极为丰富的。

总编第 29 号经窟编号第 3 号的左、中、右三壁是完整的雕刻《佛名经》卷一至

卷四的全部经文，刻经面积 12.9846 平方米，经文内容记述三千八百余尊佛的名称。

其余经文分别刻于各窟，并刻有经文名称和部卷序例。这些佛经的雕刻，并非按经卷顺序所刻，例如《妙法莲华经》在经窟第 1 号的右壁刻卷三，第 2 号左壁刻第十三、中壁刻第十八和二十、右壁刻二十四和二十八。又如《大般涅槃经》分别刻于总编 46、51、59 和 66 号，而第十三卷又刻在最前面的 46 号的左壁。

这些极为珍贵的唐代刻经，由于一千多年来，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剥蚀或人为的损坏，故现存而可辩识的经文，经笔者进行清理统计，这十五个刻经窟中：高、深、宽 3 米多的二窟；2 米多的六窟，不足 2 米的有七窟。刻经面积 131.22 平方米，尚存经文二十六万另四百六十八字。

这里留存的铭刻题记也较为丰富，如：

1、总编第 73 号左壁右上部横排有：“檀三藏开元十五年（727）二月镌了。”

2、总编第 71 号左壁经文末尾有：“遂州长江县杨思慎为亡父杨敬宗亡母袁张宝敬造供养。”

3、总编第 66 号右壁经文末行有：“普州安岳县口沙门僧仪造涅槃经龛。”

4、总编第 59 号右壁经文后部有：“开元廿三年（735）二月十五日长江县李沙敬造供养。”末行还有：“……年六月二十六日清信女满……。”

5、总编第 50 号佛龛右下部有：“惟开元十一年（723）岁癸亥今有普州乐至县芙蓉乡普德里弟子杨义为自身平安敬造千佛百身供养。”

6、总编第 46 号右壁残存：“佛顶尊胜陀罗尼咒 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译，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口月二十日四门玄应。”

7、总编第 82 号刻有：“敬银修妆释迦牟尼”

尼佛部众共一龕右弟田蒙彦进并罗口同发修  
妆前件功德意希愿家大小各保安宁凡所经求  
运为口遂时以广政口口年口月口日设口表赞  
议永为供养。”

8、总编第 52 号刻有：“敬再修妆三身佛  
并经龕同一座右佩法弟子王彦昭先发顾修妆  
上件功德并已同俗意希自身清吉眷属圃  
（团）圆时广政二十二年（959 年）岁次己未  
十月癸酉朔三十日辰口龙州军事兼普州军事  
衙推五音地理王彦昭造供养。”

9、总编第 51 号右壁题记：“敬造尊胜幢  
壹座右佩法弟子王彦昭先发顾为上祖先灵所  
生父母亡过眷属等就此壁隐镌上件幢伏顾承  
此功德超升净邦生前债主冤家冥途顾无讎讼  
馀觐合家长幼咸乞康宁此世不值冤嫌来生顾  
同佛会时广政二十四年（961）岁次辛酉八  
月壬辰朔十五日丙午镌毕前摄龙州兼普州军  
事衙推五音地理王彦昭造。”

10、总编第 17 号刻有：“潼川瑞鸿功镌  
母山男士和士章孙口口太原大郎命重修卧佛  
并侍者峒巨宋甲寅绍兴（1134 年）初夏望后  
一日辄记。”

11、总编第 20 号刻题记：“白錫良仇冯  
佃子功文尧斗昌龄尧叟唐佛淳熙五年  
（1178）口月口日同游。”

12、总编第 37 号残存：“涅槃路上寸草  
不生都缘迷悟……不知无常念念全彰不坏之  
身……密布如流之用但得群情洒落自然……  
伯母胡氏幻身既谢前程之苦乐难……口菜识  
已迁平夕之是非顿息令则阍……口口犹有送  
口无缝塔中未免一时……口口且道毕竟还有  
转身处也无……口口鸟梵饶舌秋静一伦横…  
…口口癸卯淳熙十年（1183）。”

从以上的题记清楚地说明，这里的唐代  
刻经和唐宋造像多属于个人或家人名义（也  
有和尚的名义）出资雕刻的供养性质的。由  
于出资造像或刻经的人，出于各自的意图和  
信奉，因此，刻经重复和不够完整，造像也

有尚未完成的龕窟，因而并非属规范化性  
质。

总编第 85 号宋碑窟，使人们感到很大  
的兴趣，碑位于窟的中壁，依崖壁凿就，碑  
高 158 厘米，宽 94 厘米。碑首中部刻一  
“佛”字，左刻“日”字，右刻“月”字，阴刻。  
碑文是：

“诚谥贼盗火烛祛除邪崇神碑 广圣  
院叟童白法忍刻字撰文 法有浅深道无先  
后慈尊帝王语义相扶祖得金人师资口显真身  
口化物立权口以无名魏魏乎只出三界荡荡乎  
独越四生愆群品而受殃伤口道而汨没遂向王  
宫诞迹雪岑修行口伏犬魔证真解脱开大教纲  
竖大法幢（幢）作师子孔演大法义大破天魔  
之后降伏口道已来说法三百余场教满龙宫海  
藏空教有教顿门渐阔中道金言不空不有中小  
并漳遮表双全历千载之长新积万劫而不古我  
佛大破天魔之教亦系口阎（阎）浮提萨河口  
界支那境大宋国剑南道梓州路普州安岳县广  
德乡光通里龚端旁卧佛院主僧法宗口口每叨  
象庙季世蒙恶辞亲始脱于凡笼割爱投诚于梵  
刹古迹卧佛慕道国家遍许取口天文感睿译口  
披纒颡皇恩而落彩懃心午夜志口兴修恪懃惟  
在志诚专勤务严于梵刹此者卧佛院前院我僧  
惠文偶因痼疾菜饵不应俄归次夜但法宗得  
官中委口接续住持即天地神明法中了当  
……辛巳岁与手下行者慈海当年取买天文出  
家落彩进道修行同共焚口口偶口绍圣四年十  
二月二十日夜被贼人陈彦卿陈彦宁文汉周李  
二庆等劫掠钱物命运遭漳敢其挠害当年官府  
中依法决断刺配他州今者乃见灾痼频挠累遭  
辄轲歹被起恶心无徒之口借泉钱物归家破使  
频度理迹推延不口口者遂发诚心顾竖立神碑  
一碣将用回施解释院内亡没者王法显贾显俱  
患等疾死亡不得传屍遽迎所有诚誓具在下项  
开列……癸未崇宁二年（1103）九月十四日  
院主僧法宗小师慈海全建立。”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里

原有较大的寺院，它从盛唐至宋的四、五百年中，这座规模宏大的卧佛院，已成为弘扬佛教，僧俗人等来往频繁结集的川中佛教兴旺场所之一。从宋以后的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由于历史原因而逐渐衰落，成为三县连界的偏僻区域，寺庙毁废，盗贼的出没，致使来这里朝拜的人们逐渐减少而荒废。因此，在县志上，只有寺庙已毁的记载，而这样宏大的摩崖造像和丰富的唐代刻经却均无记载。

注 释：

①、《长阿含经》，英译本第二卷第 70 页。

②、《涅槃经·后分》。

③、《长阿含经》、《佛本生经》。

④、《佛本生经》、《摩诃维耆多王牺牲经》。

⑤、《摩诃维耆多王牺牲经》、《印度教与印度佛教》。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荣新

## 仪陇《重修离堆山忠贤祠记》碑

李蚊蛟

仪陇县新政镇嘉陵江对岸的离堆山顶，原有一座明、清时代几经毁而重修的忠贤祠，乃是当地百姓专门为祭祀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京兆尹鲜于仲通、叔明兄弟，以及宋代权篆阁中、新政的马存、唐庚、刘成德等忠贤之士而建造的祠堂。祠宇早已拆改建成嘉陵村小学，但尚遗存清道光初年重修祠堂时树立的一块记事碑。碑系硬青石，高 142、宽 86、厚 15 厘米，碑阳镌刻《重修离堆山忠贤祠记》，碑阴刻捐资建祠人姓名及钱数，字迹清晰完好。此碑为道光二年（1822 年）端午日忠贤祠落成时，由保宁府教授李义得撰文、南部县新政坝县丞沈寿榕作书，据《益州书画名人录》载：“沈寿榕，号琅珊，浙江人。道光初权南部新政坝县丞，工书善文，尤以汉隶《曹金碑》研习入神至妙。晚年定居成都，系蜀中名士之一。碑文系隶书，字径 4 厘米，行字距均 1 厘米，从右而左，竖行排列，通碑书文秀媚隽逸，潇洒娴润。1983 年夏，此碑由仪陇县文物管理所运回珍藏。

(作者单位：仪陇县文管所)

责任编辑：杨荣新

